
明史

明史卷三百六十六 本卷應作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二百十七 列傳二百十八

袁繼咸 朱大典 張國維

路振飛 曾櫻 揭重熙 傅鼎銓 楊廷麟 彭期生

萬元吉 郭維經

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冬擢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加派繼咸力陳五可慮不能從坐監臨會試縱懷挾舉子謫南京行人司副將行以熱審在邇力請寬恤其意爲錢龍錫張鳳翔易應昌發也已而諸人果獲釋遷主客員外郎主事周鑣論宦官削籍繼咸抗疏救之言陛下悉

忠臣沽名莫若收其名歸之于上唐陸贄有言諫者多表我之能受諫者激表我之能容使臻言當陛下受之名在上不當陛下容之名亦在上況臻所言多指斥内臣以此獲罪恐廷臣以臻為戒内臣之過理于上聞非所以通群臣杜奸慝也不報七年春擢山西提學僉事未行會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彝憲有朝覲官費冊之奏繼咸上疏曰陛下允内官之請將在剔釐奸蠹非欲群臣屈膝内官也此令一出靡然成風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參謁屏息低頭得免呵責為幸夫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

予之光光拜內臣之座尚得謂有廉恥乎遂瑞方張乾兒義子猶昏夜拜伏今則白晝公庭恬不知怪率天下為無恥事此臣所太息也至諫官以言為職不言則有墨刑言而被罰此衰世事近者給事中李世祺以論輔臣溫體仁既降罰之矣後罪及考選之銓臣吳鳴虞此何意也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若鳴而箝其口飛而繫其翮養鳳與鷹何益且大臣有過言官言之即斥為邪試問言官以從諛大臣為邪乎糾正大臣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斥以為比今言官與大臣合交結既隨其為比不更甚乎今考選在即

銓臣必將備問諸臣汝必不勸大臣然後授臺諫臺
諫相與括囊為大臣者終其身無敢議此大臣所甚
利忠臣所甚憂也帝以浮詞切責之奚憲見疏大恚
奏言朝覲官責冊所以尊朝廷總咸復駁之曰尊朝
廷莫大于尊朝廷之典制守令見藩臬行屬禮典制
也見內臣行屬禮非典制諸司入都投冊吏部典制
也先謁內臣非典制事屬典制雖坐受猶以為安事
屬中官雖長揖祇增其辱伏見高皇帝建官內臣自
中服靴帽皆與外臣別而尤嚴交結之條內臣不得
絕外臣猶外臣不得絕內臣也臣前疏愛外臣以恥

正受曩憲以禮奈何坐臣以既蜀重罰夫路馬不齒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敍臣附乎帝復切責之乃予身赴任較閱公明舉望大著巡撫吳姓薦其廉能請加優擢而巡按御史張孫振以請屬不應啣之特疏誣繼咸贓私事帝怒逮繼咸責姓回奏姓極稱繼咸賢斥孫振誣抵諸生聞繼咸逮群隨至都伏闕訴冤繼咸亦列上孫振請屬狀及其贓賄數事都御史言孫振倒置是非大負巡方職有詔逮訊繼咸得復官孫振坐謫戍天下快之十年除湖廣參議分守武昌時宗室橫甚每誣人負責捕禁于家替對乃已

謂之打馬繼咸嚴禁之宗室數人剽城中白之楚王
論治如律賊首呂瘦子作亂討平之巡撫余應桂知
其能奏兼僉事分巡武昌黃州賊老回回革裡眼等
七大部犯黃陂黃安繼咸馳救賊引退與黃岡知縣
徐調元築城六千餘丈一月而竣十二年以故官移
淮揚督鹽中官楊顯名劾監司行屬禮文牒用申請
繼咸悉釐正之顯名怒奏于朝詔鐫二秩調用兵部
尚書傅宗龍舉繼咸邊才帝不納督師楊嗣昌以其
知兵引參軍事明年四月用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撫
治鄖陽未一年襄陽失陷被逮宗室士民頌其善政

乞以身代罪留撫殘疆帝不許遣戍貴州十五年秋
吏部推為總督帝責所司擅舉寢其議已而廷臣交
荐起故官總理河北屯政未赴會賊逼江西廷臣設
重臣總督江西湖廣應天安慶軍務駐九江乃擢繼
咸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以行時繼咸在南都
聞命賊已陷武昌左良玉擁兵東下人情洶洶繼咸
遇于蕪湖激以忠義良玉遂還復武昌而朝議忽以
呂大器來代命繼咸復督屯政大器與良玉不相能
長沙袁州俱陷疆事益迫廷議復推繼咸代之帝曰
繼咸久改屯撫遷延不赴法宜重懲念江西告警許

戴罪辦賊不效則并治前罪甫抵鎮京師擁福王立頒詔至武昌良玉不肯拜總咸致書儆言倫序之正乃始拜受及高傑封興平伯總咸因入朝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封則跋扈者愈多王深然之曰事已行奈何忻城伯趙之龍曰馬士英引傑渡河宜令往輯總咸亦言之王曰彼不欲往今輔臣史可法願往總咸對曰陛下嗣位初難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衆志蓋君德以英分為主乞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駑頑率六龍潰淵之卒王有難色閣臣姜

曰廣曰繼咸所言非遽為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繼咸又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将非孝子順孫且陛下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繼咸赴闕責可法不當封傑士英嗛之俄陳致治守邦大計中引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事士英以為譏己益不悅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挾良玉勢劾奏士英十大罪士英深恨之使人糾澍贓罪擬旨逮治澍謀于良玉陰諷将士大譁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繼咸為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倚仗澍為

言士英不得已免謝逮總威既與士英陳所陳奏及題用文武官悉被停寢明年正月言今元朔受賀人以為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為嘗膽臥薪之日乞痛念大恥未雪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為可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觝之戲為可戒省土木之功節浮淫之費戒諭臣工後私闘而急國讐臣每嘆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若要典一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句未進宜寢之即已進宜毀之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杜決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

君豁達大度亦其大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
寬大之詔解圍靡疑入之因斷草野株連之案王降
旨俞其言而士英輩方以要典排善類力持之不毀
也御史袁弘勛者初以贓遣戍赦還橫于鄉為張若
麒所劾再遣戍至是復官益咆哮上疏論三案請進
罪王之寀孫慎行楊漣左光斗及鄭三俊吳甡等而
末言繼咸倒身怙逆罪甚無將應與寀為諸奸並究
繼咸復疏辨報聞時群小皆不善繼咸汰其軍餉六
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疏爭不得力求罷又不許繼咸
以江上兵寡而鄭鴻逵戰艦又不還議更造檄九江

僉事葉士彥于江流截買樹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亟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且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蓋欲離兩人交也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益疑懼乃抗疏力辨明與繼咸無隙誠耳鼎受指使而言要典宜再焚議者遂謂繼咸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由是群小銜繼咸不已將召入害之推為刑部右侍郎王曰彼地須繼咸耳此地何須不允復推為戶部右侍郎亦不允時都下有偽太子之獄寧南侯良玉疏爭不納遂與士英輩有隙繼咸

疏言太子真偽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宮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疏未達良玉已反初繼咸聞李自成兵敗南下恐由岳州犯長沙入江西境命部將郝效忠陳麟鄧林奇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袁州已登舟矣聞良玉反復旋九江良玉舟抵北岸貽書言願握手一別為皇太子死九江士民洶洶繼咸往紓一方難繼咸曰寧南語雖順舉動與前乖往必墮計士民猜益堅遂與監紀余有灝會良玉于舟中良玉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繼咸恐良玉入

城偕諸將以單騎往良玉袖出皇太子密諭劫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密諭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改檄爲疏駐軍候旨繼咸歸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約與俱拒守而效忠及部將張世勲等出與良玉合兵遂入城殺婦女掠財物繼咸欲自盡黄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白繼咸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爲然出城向責良玉良玉時已疾篤矣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袁公嘔血

數升是夜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為帥急移
舟東中朝皆疑繼咸同反而繼咸所上書卒不得達
乃書衣帶以死自誓會
大兵已下南都諸將多納款繼咸勸夢庚旋師不聽
乃遣人語林奇等不可為不忠事林奇與碩畫士元
移舟避皖湖中陰遣人迎繼咸而效忠已紿繼咸赴
其軍云入南昌為後圖繼咸信之將及湖口夢庚效
忠已降于
大清遂遣將執之北上明年三月執不肯降見殺同
時有張亮者四川人舉于鄉崇禎時歷榆林兵備泰

議著能聲用薦改安廬兵備監禁軍討賊頻有功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福王既立亮聞李自成兵敗西奔奏言賊勢可乘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從之尋召入京議事馬士英革意不在賊復遣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亮被執及夢庚北行

挾亮與俱衆間赴河死

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家世貧賤大典始讀書為人豪邁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章丘知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及乳媪客氏假保護功所廕錦衣許世襲大典抗疏力諫

五年由左給事中出為福建副使進右參政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蒞山東尋調天津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砲死擢大典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復陷于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以總兵金國奇將率副將靳國臣劉邦域參將祖大弼祖寬張韜遊擊柏永福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桂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惟忠等救之

殺賊魁陳有時惟忠亦被救八月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至昌邑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詔逮治之兵部尚書熊明遇亦坐主撫悮國罷去三賓復抗疏請絕口勿言撫事國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國奇等關外兵為前鋒鄧玘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参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㙮䢖黎徐元亨等率萊陽師來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皆携三日粮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渐國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圍

始解守者疑賊誘砲拒之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
慶明日南路兵始至先是有時被殺九成等令招遠
黄縣及海濱居民倂土囊二十萬魁日積城下履之
登城先期一日而敗國奇等遂擊賊黄縣斬首萬三
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賊窮歸登州國臣
等築長圍守之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墻三十里而
遥東西俱抵海分番戍賊不能出發大砲官軍多死
獨李九成出戰相當十一月九成搏戰降者减其謀
官軍合擊之殲于陣賊渠魁五九成有德耿仲明有
時毛承祿也及是救其二帝嘉群闔功進大典右副

都御史將吏陞賞有差是月國哥率以衆代攻圍既久乃射書城中令馬驄出議事驄故參將陷于賊常參賊密謀欲驄知而生心且使賊自殺也驄果遣使報密與故掠副將龔正祥陷賊舊將岳永陞等十六人歃血為內應六年正月朔事洩賊執斬之賊粮絕食人熬人油為燭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寬奪其水門外護墻賊大懼二月中旬有德先適載子女財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己亦以单舸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遊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

賊退保蓬萊閣大典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衆忠
及偽將七十五人自縊及投海死不可勝計賊遂平
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邀擊生擒其黨毛承祿陳
光福蘇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祿
等于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脫械走帝震怒斬監守官
刑部郎多獲罪未幾被執伏誅敘功進大典兵部右
侍郎世廕錦衣百户巡撫如故八年二月流賊陷鳳
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大典總督漕運兼巡
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時江北州縣多陷明年
正月李自成等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總兵祖寬大破

之大典會總理盧象昇追襲復破之賊乃引而北再竄鳳陽大典急還兵遏賊叅將鮑釗力戰賊始退十一年賊復入江北大典提兵遏之賊謀竄茶山大典與安慶巡撫史可法遏之賊乃西遁大典先坐失州縣貶秩視事是年四月以平賊踰期總督洪承疇以下俱論罪大典再貶三秩賊趨潁州復為大典所却尋叙援勦及轉漕功盡復其秩十三年河南賊大入湖廣大典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六月以寇患益棘命大典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鎮鳳陽專辦流賊而以可法代督漕運賊帥袁時中衆

數萬橫穎亳閒大典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叙賚
有差大典在事七載有保障功然不能持廉屢為給
事中方士亮章正宸沈迅御史鄭崑貞忻城伯趙之
龍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事發許
都者諸生豪俠負氣憤縣令苛斂作亂圍金華大典
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後賊平所募者不散大典聞急
馳歸知縣徐調元閱都兵籍有萬化名言大典縱子
交賊巡按御史左光先聞于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
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已而京師陷福王
立劉宗周章劾其召募勤王給事中熊汝霖請以充

為事官用之北方吏部尚書徐石麒等覆如其奏請令巡撫河南有詔詰問石麒言河南殘疆令自練勁旅所費不貲非優之也竟不許已而誠意伯劉孔昭兵部侍郎徐人龍等白其縱子交賊之誣而大典亦自結于馬士英阮大鋮乃召為兵部左侍郎踰月進尚書總督上江軍務左良玉興兵命監黃得功軍樂之福王奔太平大典與大鋮入見舟中誓力戰得功死王亦被擒兩人遂走杭州會潞王亦降大典乃還鄉郡據城固守唐王聞就加東閣大學士督師浙東踰年城破闔門死之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天啓二年進士授番禺知縣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副都御史楊所修御史田景新曾魏忠賢黨也御史胡良機給事中陶崇道等六人先為忠賢所逐及起用顧寘之外國維以為言六人乃復留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跼蹐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雖能展布四體為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矣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俛首不違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倘處置失宜亦必不敢

執奏此特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莫睹拜颺臣同官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謫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條請平刑罰濟膏澤希不能盡用進禮科都給事中京師地震規禁政甚切遷太常少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冬流賊犯桐城官軍覆沒國維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明年正月率副將許自強赴援遊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守桐不下賊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重傷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國維至

解桐圍遣守備朱士引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引戰死自强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桀石以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陷宿松等三縣國維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戰却之十二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爌遏之復犯江浦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等拒守諸城並全賊又圍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十年三月國維率龍等赴安慶禦賊潛家店龍軍數千悉沒賊東陷和州含山

定遠攻陷六合知縣鄭同元潰走賊遂攻天長國維見賊勢日熾請于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可法任之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自此始也議者欲并割江浦六合俾國維專護江南不許國維為人寬惠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為請命多獲寬減奸民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陸文聲訐張溥張采國維斥漢儒等誣罔忤執政溫體仁奪俸蘇州去任推官周之夔希體仁指復訐溥等國維亦力白其誣蘇太湖繁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濬鎮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

續居六年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歲大旱漕流涸國維濬諸水以通漕山東饑賑活貧
民無算十四年夏山東盜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
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大盜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
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運道為梗周延儒赴召
北上青山謁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
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追臨清中官劉元
斌走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于朝帝率太子二
王御午門磔諸市兵部尚書陳新甲下獄帝難其代
以侍郎馮元飈攝既乃召國維代之召見德政殿慰

勞甚至乃定戰守賞罰格列上裁世職酌推陞俱咨題等七事帝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條防河數策帝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得給事而帝以巡方任重將擬注御史首輔周延儒令國維薦時敏等十二人察外郡城守以疏有巡按不可復遣御史遂並授給事獨御史蔣拱宸不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抃軍謂國維害己抵昌平疏疏劾國維國維言拱宸挾怨誣詆拱宸再劾國維溺職請如丁汝夔陳新甲故事正失陷名藩之罪御史趙諆右拱宸言國維忠誠有餘不能延攬群才惟任吾吏國維再疏求斥不

許十六年四月戎
大清兵猶在畿內國維檄趙光抃拒螺山八總兵之
師皆潰言者孟詆國維帝乃令解職候以附會延儒
及螺山喪師事逮下獄蘇州民聞之爭詣闕乞貸帝
念其治河功十七年二月俾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
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
輸餉諸務國維條上生財七事即馳出都行十日而
都城陷福王召之令協理戎政尋敘山東討賊功加
太子太保蔭錦衣僉事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衆議
歸國維馬士英惡之用張捷國維乃乞省親歸南都

矣守踰月潞王監國于杭州不數日出降閏六月國
維朝魯王于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進國維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
上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馬士英素善國安匿
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建德富
陽於潛樹木城緣江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
謙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
順治三年五月國安等諸軍乏餉潰王走台州航海
國維亦還守東陽六月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
赴水死年五十有二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啟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
大吏諂魏忠賢將建祠涇陽振飛執不從邑人張問
達忤奄坐追贓十萬振飛故遷延奄敗事解流賊入
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首輔周延儒卑
汙奸險黨邪醜正啓寵小奔競之門短豪傑敢言之
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
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賊
愈熾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
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于小而寬于大臣日偷
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其言深切時政帝但付

所司而已山東兵叛劾巡撫余大成孫元化且論延儒曲庇之罪帝不問已劾吏部尚書閔洪學結權勢樹私人秉銓以來吏治日壞洪學疏辯振飛復力駁之乃自引去侍郎劉宇烈勦山東叛將無功振飛劾罷之廷推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左都御史振飛歷詆其醜狀陞遂不果用六年巡按福建海賊劉香數勾紅夷入犯振飛懸千金勵將士于是游擊鄭芝龍等大破之詔賜銀幣俸滿以京卿錄用初振飛論海賊情形謂巡撫鄒維璉不能辦語侵之維璉罷去命甫下數奏捷振飛乃力暴其功維璉復獲召用振飛

餓上疏請暫止錢穀刑名之奏深思安危安亂之幾時御史華及輔臣閣九卿賢否武臣閣樞部臺諫閣憲臣薦揚者立狀保結與同功罪帝以立狀非典制不從八年夏帝將簡輔臣振飛言枚卜盛典使貪緣者竊附則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大恨已而振飛按蘇松請除輸布收銀白粮收兌四大患民困以蘇會常熟奸民張漢儒訐鄉官錢謙益瞿式耜體仁坐振飛失糾擬旨令陳狀振飛白謙益無罪語刺體仁體仁益恚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簡較

入為上林丞累遷光祿少卿十六年秋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正月流賊陷山西振飛遣將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二十餘萬福周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汛地南下振飛悉延接之四月初聞北都陷福王立于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來代振飛進士武愫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將董學禮據宿遷振飛擊禽弼周愫丈學禮竿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狗諸市鞭八十檻車獻諸朝後亦伏誅五月

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振飛令仰代振飛亦遭母
喪家無可歸流寓蘇州尋錄功即家加右副都御史
振飛初督漕謁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墻有天子氣
唐王聿鍵方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捕治其尤
甚者而上疏乞除寬罪宗竟得請楊維垣謫戍淮安
振飛待之薄及是起用事嫉撫寧侯朱國弼劾振飛
不迎駕入淮城而私語鳳陽有天子氣懷二心行人
朱統鑽復詆之以既解官獲免
順治二年大兵破南京唐王監國福州拜為右都御
史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賜二千金振飛乃赴召道

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至則大喜與宴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賜之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録守淮功蔭錦衣世千戶王每責廷臣怠玩振飛再進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于督責因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其言由中王韙云三年

大兵進仙霞關王走汀州振飛追赴不能及汀州破

振飛走居海島明年赴永明王召卒于途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事鄒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諸御史巡鹽倉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核權文牒日至櫻牒南京都察院曰他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鈎訪取績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為申約束馬櫻持身廉為政愷悌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櫻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

留仍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劾罷巡撫周起元進知府行屬禮櫻獨如故實怒移檄以爾汝侮之櫻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被逮櫻助昌期應昇資而經紀攀龍死後事出其子及僮僕于獄為文祭之宜興毛士龍坐忤魏忠賢遣戍櫻諷士龍逃去上官捕其家人賴櫻以免武進孫慎行忤忠賢當戍櫻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七年遷浙江右叅政用士民請詔以新秩留任崇禎元年以右叅政分守漳南九蓮山賊犯上杭櫻募壯士擊退之夜搗其巢殲戮殆盡士民為櫻建祠母憂歸服闋起

故官分守興泉二郡進按察使分巡福寧先是紅夷
寇興泉櫻請于巡撫鄒維璉用副總兵鄭芝龍為軍
鋒累奏捷及劉香寇廣東總督熊文燦欲得芝龍為
援維璉等以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櫻以百口保芝
龍遂討殲香芝龍感櫻次骨十年冬來廠獲一男子
言為櫻行賄謀遷浙江按察使詞連吏部主事林中
鳳來方烽帝怒下兩人獄命撫按械櫻赴京御史葉
初春先為櫻屬吏知其廉于他疏微白之有詔詰問
因具言櫻賢然不知賄所從至詔至閩巡撫沈猶龍
巡按張肯堂閱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白曰

四臣我所遣我感櫻恩恐遷去令從都下訊之四臣
乃妄言致有此事猶龍肯堂以入告力訟櫻冤芝龍
亦具疏請罪士民以櫻貧爲醵金辦裝耆老數千人
隨至闕下擊登聞鼓訟冤帝命毋入獄俟命京邸削
芝龍都督銜而令櫻以故官巡視海道未行楊嗣昌
以銜永多冤奏改櫻湖廣按察使兼右參政分守湖
南給以勅故事守道無勅帝特賜之時賊已殘十餘
州縣而永州知府推官咸不任職櫻薦蘇州同知晏
日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人方坐事罷官以櫻言
命日曙以同知掌知府事元吉以簡較掌推官事櫻

乃調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遂安遷山東右布政使分守東萊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代徐人龍巡撫其地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山東初被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兗東三府州縣盡失匿不以聞及兵退以恢復報而櫻所部青登萊三府失州縣無幾盡以實奏及論罪永吉反擢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而櫻奪官逮治下刑部獄不十日而京師陷賊盡釋諸囚櫻乃微服遁還自請南京刑部時福王已立法司當以積徒唐王稱號于福州鄭芝龍嘗柄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無何命掌吏部而務吏部

張肯堂于都察院櫻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薦揚熏熙傳兆銓等皆擢用櫻尋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駐延平令櫻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櫻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死重熙字祝萬撫州臨川人崇禎九年順天鄉試及明年會試重熙皆以五經中式時稱異才初授福寧知州福王時擢吏部考功主事外艱歸順治二年六月南昌破撫州亦破與同里曾亨應先後舉兵唐王命以故官聯絡建昌兵一戰而北吏部主事王兆熊劾之用大學士曾櫻薦令以考功員外

御兼兵科給事中從大學士傅冠辦湖東兵事盧溪
告警冠不能救重熙劾解冠任兵事皆委重熙江西
巡撫劉廣引戰敗被執復用櫻薦擢右僉都御史代
廣引攻撫州不克而退俄聞汀州失解兵入山五年
永明王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
兵召募萬餘人薄邵武敗還金聲桓者左良玉將也
已降于
大清復來間為亂據南昌
大兵攻討之聲桓死諸軍盡散獨張自盛衆數萬走
閩重熙入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自盛掠邵武戰

敗破執重熙走依大鎬九年五月重熙率數十人赴
大鎬于百丈磜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就營
炊食
大兵偵得之率衆至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下之獄
重熙覓死具不得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冬十
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同邑傅鼎銓字維衡崇禎
十三年進士除翰林檢討充永王講讀官疏救劉宗
周幾獲罪李自成陷京師鼎銓出謁賊敗南還唐王
時曾櫻薦鼎銓王以其降賊命予知府銜赴贛州軍
自劾尋復其故官贛州破退隱山中已聞金聲桓叛

大清鼎銓乃舉兵以應永明王累擢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聲桓敗鼎銓往來自盛大鎬軍順治八年至廣信張村為守將所執縶南昌獄諭之降不從令作書招重熙亦不從鼎銓自降流賊為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至是不少挫八月朔從容就刑鄉人更賢鼎銓已重熙大鎬相繼敗而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右兵遂盡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勤學嗜古聲震館閣間與黃道周善十年冬皇太子將出閣簡充講官兼直經筵廷麟具疏力讓

道周不許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為
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
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
之法先不行于大臣欲收保舉效得乎帝為動色其
冬
大清兵逼京師廷麟上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陛
下有撻伐之志大臣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為
戲嗣昌及薊遼總督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與
高起潛方一藻倡和款議武備頓忘以至于此今可
憂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盧象昇以禍國責樞臣

言之痛心夫南仲左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畧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不從中制此今日急務也嗣昌大恚說為廷麟知兵帝即召見改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昇軍象昇得之甚喜即令往真定轉餉濟師及象昇戰死賈莊嗣昌急問偵卒楊贊畫死未卒以奉使在外對嗣昌為不懌者久之初張若麒沈迅官刑曹謀改兵部御史涂必泓沮之必泓廷麟同里也兩人疑疏出廷麟指憾甚因與嗣昌比而構廷麟欲假手

大清兵殺之閩尚在憾未已會廷麟報軍中曲折嗣昌擬旨責以欺罔及事平欲中以危法帝察其無罪貶秩調外而已黄道周獄起詞連廷麟遠治未至而道周已釋言者多薦廷麟侍郎惠世揚請俟其至用之十六年秋擢授職方主事未赴都城失守廷麟慟哭募兵勤王會福王立用御史祁彪佳薦召為左庶子辭不就宗室朱統鏆誣劾大學士姜曰廣并誣廷麟召健兒有不軌謀以曰廣為内應其語絕狂誕王不問然竟散所募兵

順治二年南都破江西諸郡所存者惟贑州唐王手

書加廷麟吏部右侍郎劉同升國子祭酒同升自雩都至贛與廷麟協謀大舉乃偕巡撫李永茂集士大夫于明倫堂勸輸兵餉衆咸踴躍九月

大兵屯泰和副將徐必達戰大敗廷麟自督師與同升乘虛復吉安臨江詔加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劍便宜行事十月

大兵攻吉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

大兵退屯峽江已而萬元吉至贛十二月同升卒三年正月廷麟赴贛招峒蠻張安等四營降之以元吉代守吉安三月廷麟聞王將赴贛往朝之甫行以吉

安替留屯城外日馳疏陳援吉防贑事宜無何吉安復失元吉退保贑州四月

大兵逼城下兵部侍郎劉士禎促新軍將張安赴援安宵遁贑圍急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趣新軍來救五月望戰梅林再敗退保雩都廷麟乃散其兵以六月入贑與元吉憑城守未幾援兵至圍暫解已復合廷麟等分門拒擊城中士民夜乘陴日開門出戰四方援軍日至遂目無强敵每皓月巡城笙歌徹夜攻者心懟之至八月水師戰敗援軍悉潰城中始憂懼時被圍已半年守陴者悉憊十月四日

大兵登城廷麟急督士民拒戰久之力不支廷麟走
西城投水死同守者郭維經彭期生輩盡死期生字
觀我海鹽人御史宗孟子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
徽州推官遷國子博士歷都水主事員外郎中遷長
沙知府再調揚州南昌崇禎初以憂去補濟南坐失
囚謫布政司照磨量移應天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
進郎中十六年張獻忠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
吉安
順治二年兵入南昌逼吉安期生拒守不支城破走
贛州偕廷麟招降張安等唐王加太常寺卿仍令視

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縊死一時同殉者職方主事周瑚詬烈甚磔死通判王明汲不屈死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宖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鶚劉孟鍧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寧登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鄉官盧觀象盡驅男婦大小入水乃自沉舉人劉曰佺偕母妻弟婦子侄同日死叅將陳烈數力戰衆以其弟已降

大清疑之烈益奮勇疾鬬及見執其弟勸之降不聽

顧謂賴人被掠者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罵不絕口死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啓五年進士授潮州推官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志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謫官十一年秋用曾櫻薦命以永州檢校署推官事居二年督師楊嗣昌薦其才改大理右評事軍前監紀嗣昌倚若左右手諸將亦皆服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枕嗣昌卒元吉丁內艱歸十六年起南京職方主事進郎中福王立仍故官元吉以四鎮不和請奉詔宣諭又請發萬金犒高傑于揚州諭以大義令保江淮

乃渡江諭諸將營傑與黃得功劉澤清方爭揚州元吉與得功書令共獎王室得功報書如元吉指乃錄其稟示澤清傑嫌漸解俄上言朝廷不當偏安宜具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大減錦衣旗尉罷南北兩鎮撫司以杜告密時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元吉身在外不忘朝廷數有條奏請修建文實錄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難死事諸臣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難者以作忠義之氣從之又言先帝天資英武鋭意明作而禍亂益滋寬嚴之用偶偏任議

之逵太畸也先帝初懲逆璫用事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異同略綢繆之桑土敵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宵小乘間中以用嚴于是廷杖告密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廟堂號振作而敵强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来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亦悔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没盡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

方議者求勝于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意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閫外之從違制一人任事衆口議之如孫傳庭守關中識者俱謂不宜輕出而已有以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語史可法姜曰廣急檄閣部吳三桂俾隨樞輔迎擊之先帝召對時群臣亦曾及此而已有以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燎原廷臣或勸南幸或勸皇儲監國南都皆權宜善計而已有以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倘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大抵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非樸誠通達誰

致違衆獨行旁持者競意氣筆鋒必欲强人從我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乞究前事之失爲後事之師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寬簡易推其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隱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仍請于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蹈藏垢之才久借燃灰收之以嚴然後可任之以寬也詔褒納之已入朝復遣往江北調輯軍民時高傑欲赴河南討賊元吉方請速予之餉而傑襲得功于儀真元吉心傷之因言古大將保功名必以恭順爲本今朝廷新立綱

總未尊恐從此相沿蔡順自替輕朝廷隳綱紀臣罪
滋大因請罷斥不許明年三月給事中楊兆升劾之
以元吉有勞不問南京覆沒走福建歸唐王六月我
大清兵已取南昌袁州臨江吉安踰月又取建昌惟
贛州孤懸上游兵力單寡人情洶懼會益府永寧王
招降峒賊張安達復撫州南贛巡撫李永茂乃命副
將徐必達扼泰和拒
大兵未幾戰敗至萬安遇永茂永茂遂奔贛八月叛
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撫曠昭被執知縣梁于涘
死之唐王詔適至贛永茂乃與楊廷麟劉同升共舉

兵未幾王君永茂為兵部右侍郎以張朝綖代甫任事擢元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湖廣諸軍召朝綖還以同升代元吉至贛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撫

順治四年三月廷麟迎謁王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調雲南兵未至福王又趣之及抵江西南京已失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用客禮待之其將趙印選胡一青頻立功而元吉約束甚嚴諸將漸不悅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而張安者汀贛間峒賊四營之一驍勇善戰既降有復撫州

功且招他營盡降賜名龍武新軍元吉以安等爲足恃也度視雲南廣東軍雲南廣東軍解體然安卒故爲賊居贛城淫掠甚如廷麟遣援湖西所過無不殘破及是

大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先往湖西不時至城中軍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雲南兵棄城罪其衆遂西去四月

大兵逼皂口元吉不能禦入贛城

大兵乘勝抵城下給事中楊文薦元吉門生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自任守禦城中賴之元吉素有

才疏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對將吏不交一言陽河大營遁山麓指為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為間諜斬之江西巡撫劉遠生令張琮者將兵趨湖東及贛圍急遠生自出城召琮于雩都贛人曰撫軍遁矣怒焚其舟拘遠生妻子餞遠生率琮兵至贛人乃大悔琮軍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死于水遠生憤恚五月朔渡河再戰身先士卒遇

大兵被獲復逃歸而龍武軍先往湖西者聞撫州復失仍還雩都廷麟躬往邀之與

大兵戰梅林再敗乃散遣其軍而身入城與元吉同守自遠生敗援軍皆不敢前六月望李永茂所遣副將吳之蕃等以廣東兵五千至數戰皆捷

大兵爲解圍屯于水西之蕃亦退保南康未幾圍復合城中拒如初時贛困守久王獎勞之賜名忠誠府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右僉都御史使尚書郭維經來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引沿途募兵得八千人元吉部將汪起龍率師數千赴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師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數千先後至贛營

于城外軍聲頗振諸將欲戰元吉待水師至并擊而中書舍人來從諤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師四千皆頓南安不敢下主事王其宖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海盜也桀驁難制棻遂球若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

大兵聞水師將至卽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失于是兩廣雲南軍皆不戰而潰他營亦稍稍散去城中止趙龍維經部卒四千餘人城外水師後營二千餘人而已叅將謝

志良擁衆萬餘于雩都不敢進廷麟調廣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赴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懼守者亦疲甚十月初

大兵用鄉導夜登城鄉勇猶巷戰黎明兵大至城上發砲砲炸城遂破元吉死之先是元吉禁婦女出城其家人潛載其妾縋城去元吉遣飛騎追還痛撻其家人故城中無敢出者及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為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文薦字幼宇京山人由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城破時病困不能起執送南昌絶

粒而卒

鄒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遷南京御史疏陳時獘中有所舉刺帝責令指實乃極稱順天府尹劉宗周之賢力詆吏部尚書王永光谿刻及用人顛倒罪帝置不問六年秋周廷儒罷政溫體仁代之維經言執政不患無才有才而用之排正人不用之壽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視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角是非于章之地幾成聚訟可謂有才耶帝切責之應于丁進與南畿試有私為南京御史黃昌所發

給事中孫晉因言進體仁私人閣部既獲乞下所司案驗帝親擒七卷點之進乃獲罪吏部侍郎張捷薦逆案呂純如維經疏劾又劾掌中府撫寧侯朱國貪殘狀不納疑去久之起故官北都變聞南都諸臣有議立潞王者維經力主福王王立進應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視中城維經以加銜乃魏忠賢陋習力辭不允俄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偽官縱橫于鳳泗悍卒搶攘于瓜儀焚燬剽掠之慘漸逼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漫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致啓旁門闖

捷足營鑽竊之隙穴作富貴之階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婦呼天憤鬱釀成災祲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故習一以辦賊復仇為事報聞馬士英薦阮大鋮廷臣力爭史可法進調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逆案不許起用語臣為去之後來何故復入此示人以陰維經駁可法失言士英大鋮深疾之尋遷大理少卿左僉都御史給事中吳适言維經緯宰都城有成效宜責成彈壓乃命兼督五城御史察非常清輦轂明年二月府丞鄒之麟欲得其位與大鋮革令陰平侯張拱日劾

之言迎恭皇御容維經託疾不欲覲盛典保國公朱
國弼便言維經署大理事刑部以為防禦使武懷素
會題維經以未經發讞駁之懷已受偽命何稱何疑
執法之官甘心庇逆乞重懲乃下部院看議令司籍
唐王立于福州召為吏部右侍郎
順治三年五月大兵圍贛州王乃命維經為吏兵二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
建軍務督師往援維經與御史姚奇引募兵八千人
入贛州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守及城破維經入嵯峨
寺自焚死奇引亦死之奇引字有僕錢塘人由進士

授南海知縣地當饒多盜賊奇引絕苞苴力以弭盜為事政聲大起入為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未任與維經赴援遂同死

論曰明自過江後臣奸主暗利窮而樂亡殆所謂處堂之燕乎而二三儒生尚欲收拾殘疆為撐持旦夕之計所至哀鳴號召繼之以死事雖未濟其志固可悲也已

明史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十九

史可法（任民育　何剛）　高弘圖　姜曰廣（周鑣　雷縯祚）

徐石麒　高倬（黃端伯等）　祁彪佳

史可法字憲之順天大興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事親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賑荒恤民戢奸弭盜能聲大著稍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嘗督太倉及遼餉祈至旅鄖奉公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

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未幾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知可法有備遁去可法追至潛山天堂寨擊賊賊多死明年正月祖寬大破賊滁州賊盡走河南江北稍靖可法以其間蒐軍實治戰具軍將精至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江北震動可法馳駐太湖城外當其衝賊聞不敢逼十年正月從間道突安慶石碑鎮參將潘可大來援賊移桐城可大赴救賊北走為廬鳳軍所扼復回桐城可法趨赴知縣陳爾銘堅守賊不敢攻掠四境可法與可大勦捕斬獲多賊走盧江去已犯

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沒于宿松賊愈張分其黨掠天動別為一營而合八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鋪陶冲驛連營六十里可法備嚴不敢犯閏四月總兵牟文綬劉良佐以兵至戰于掛車河賊少退七月廷議安慶急宜設重臣鎮之即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乃趨河南安

盧閒得暫息可法奏充被災田租募壯士繕甲仗日夜為戰守計其冬賊復犯潛山為部將汪雲鳳所敗老回回掠舒城盧江亦為京軍所破乃遁入大山時出劫掠可法東西馳禦而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賊憚此二人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兵部尚書楊嗣昌以平賊踰期奪張文武諸臣罪可法亦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持身廉接士信禮處行伍間與下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安順天王遂乞降當是時總理侍郎熊文燦大布招降令賊多降

未降者亦觀望且勢孤以故弊漸祛而可法于十二年夏丁外艱去十四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漕艘歲愆期缺額幾百萬可法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慎簡運官盡祛諸蠹弊鳳陽總督高斗光討賊無功有議用可法者御史劉達言可法理漕有效不宜易乃已廷議將易兵部尚書陳新甲尚書劉遵憲言官章正宸等十一人並舉可法章下吏部尚書李日宣等言可法文武才而漕事方亟宜俟報竣召用乃復留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武備久弛可法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知賊犯宮闕大會群寮誓師勤王檄諸鎮兵並進而身渡江抵浦口已聞北都陷大慟頭觸柱血流被體縞素發喪欲長驅死賊或說可法曰社稷無主盍立君以圖恢復可法然之會南京諸大臣議立君張愼言呂大器姜曰廣等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惟潞王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定計將立福王以書咨可法可法即以七不可之說告而身還南京士英已與黃得功

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可法乃與
諸大臣具啓奉迎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畢出居
內守備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言殿下宜正
受既朝議戰守可法言王當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
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
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
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
復更可法曰稍遲數日亦無害乃退初三日王監國
廷推閣臣衆舉可法及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
並列可法曰本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即我

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共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特舉阮大鋮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毋庸再言乃已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即以可法七不可書密奏于王而擁兵請入覲拜疏即行可法以士英入勢不兩立謀避出外十二日請督師淮揚諸生盧渭等

杭疏請留有秦檜在內李綱居外宋終北轅語不納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即陞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百官郊餞可法疏辭士英即以是日入直可法與士英弘圖曰廣議分廬鳳淮揚為四鎮屏蔽江南即以得功良佐澤清傑為之俄封得功侯良佐等伯四鎮遂各擁重兵朝廷不能制可法啓行即令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又令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言舉吳甡譁殿上至拔刀以逐可法聞之上疏曰先帝用人無成心衰繼感及士英皆起戍

籍姓奉命南征因候唐通兵不至稽遲蒙遽其過可原北都之變文臣固多憤國武臣豈皆盡忠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朋黨一分禍安所底士英孔昭革卒持姓不用可法徐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之始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則二祖

列宗必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瞽豪傑裹足祖宗怨痛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皆欲駐揚州以兵爭傑先至大溪掠城外死者無筭城中人恟懼登埤固守傑攻之浹月澤清又大掠淮上良佐以臨淮人不納其兵亦攻圍之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諭傑傑素憚可法盡瘞纍馘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惴惴若不可測者而可法坦懷待之偏裨皆接以溫語一軍遂安然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所移文檄必取視乃行可法為其號以

瓜州城陷其衆揚州以安可法遂開府揚州六月李
自成爲
大清兵所敗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並殺賊僞官
據城自保未知南都建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
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從之可法乃開禮賢館招
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廢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
推官應廷吉領其事盧渭等皆與幕府稱得人七月
大學士弘圖乞休請召可法不從八月可法出巡淮
安閱澤清士馬俊返揚州屢疏請餉爲進取資士英
忌可法與四鎮令將不利己故靳不發以阻壞其事

可法復疏趣之因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鄉釐省則曰辦獄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危地何為困我輩此推彼卸姑付庸人倏用倏更有同兒戲即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托病則棄官曾無為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停不急官罷不急務俾大小臣工并力恢復則中興之業可成王亦優獎之而不能行也初可法慮傑跋扈故

驕得功儀真以防之矣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傑頗可法調劑事始解遂以是月巡儀真閱得功士馬銳意進兵河南朝諭北使方行兵不宜繼進遂止時北都降賊諸臣以賊敗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兵遽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

縣絕之望散秩閒曹責反重于南樞鳳督我宜摘罪狀顯着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汙身被刑辱皆當寘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然其後絕從賊者以重法而罪大者或反獲宥以免不盡如可法言也傑居揚州桀驁甚可法待以至誠且開導君臣恩義傑大感悟改節易行一聽其指揮會自成敗還陝西可法將北行傑即于十月中帥師進可法亦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中原計當是時諸鎮各分汛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

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纂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
次鶴鎮諜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不為止復進至白洋河命總兵
劉肇基往援
大清兵引還無何圍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
解時自成遁關中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
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
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
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
而遂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

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僨軍之師不聞及閫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救以臣觀廟堂作用百執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振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薪之時臣願皇上為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晋元宋高之說進也憶臣等初迎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淚痕

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賊荼皇帝亦死于此此千古未有之痛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顏可漢置臣恐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縣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且國家遭大變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臣于登極詔稾特將加恩一款删除

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宪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接拾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内房豈能安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并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出朝野傳誦而士英輩既于晏樂不卹也及

大清兵下邳宿可法飛章以報而士英謂可法徒欲
叙防河將士功卒不省方四鎮之初設也可法欲用
其師以北及位秩既崇咸無進取意且數相攻可法
深悔之語其客宜斬己及弘圖士英曰廣四人頭爲
任事不忠之戒太息而起上疏言先帝待諸鎮甚厚
陛下封諸鎮甚隆乃不思報國自弄干戈舍父母之
讐尋同室之鬭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戰非諸鎮事
而誰事乎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旁觀者
無不感泣扼于士英大鋮等取優旨報之而已
順治二年大軍日南下正月河上即告警可法求援

益切詔良佐得功帥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為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可法聞急如徐州而傑諸將互雄長幾為變可法以總兵李本身傑甥用為提督代統其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請恤于朝軍乃定侍講衛引文隨賊南旋傑以其同鄉請為己監軍命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赴傑軍傑已死引文知士英輩不悅可法疏言督師贅也且可法空得名當召置綸扉備顧問否則聽歸故鄉毋令久據要津況淮南一隅既有督師又有提督高起潛總督王永吉一柄三

捺不若專任起潛或永吉令可法還朝可法遂乞休不聽而士英立擢引文兵部右侍郎總督傑營將士將士已歸可法咸憤怒引文至任無一人謁者二月可法將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欲代統傑軍城中大懼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等解之乃引去可法尋至揚州三月莊烈帝忌辰上疏言天運已周君讐未報請先斬臣以勵天下時

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將逼淮南容請移泗州防護祖陵可法然之遂以四月朔命幕僚載輜重先赴會左良玉稱兵將犯闕王手書召可法入援遂即日發

兵渡江抵燕子磯良玉已為得功所敗乃令速還防大清兵南下可法請陛見不從以不獲覲君省母南向八拜慟哭而還抵天長檄召諸將救盱眙單騎直前不避風雨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饑不得食城中人訛傳許定國兵至欲盡殲高氏部曲遂斬關而出悉走泰州富產舟楫一空可法嚴城守檄召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帥所部四千人入城二人有異志欲劫可法

以獻可法叱之曰此吾死所也若輩何為二人遂于次日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以無子命副將史德威為之後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砲擊之明日城西北隅毀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死命德威刃之德威痛哭不敢仰視一參將擁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

幕客盧謂等皆死之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
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
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
至夜半倦索酒未至呼其僕曰禮賢館諸士當與共
飲夜已深可責酒分餽之酒至庖人報殽肉已分給
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飲數斗
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莊烈帝泫然淚
下凭几卧比明將士皆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遥語其
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
四鼓且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

曰誰犯吾令將士進謁述民育意數人乃獲免時餉久不至軍士無以卒歲是歲元旦可法遂斷葷酒蔬食茗飲而已日治軍書至夜分除冬盛暑不暇恐勞從人不令侍衛嘗孑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人事何益後軍事益冗以監軍郎中黃日芳綵達欲與同舟辭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左右公亦當自重毋食少事繁蹈前人轍且發書走檄幕僚為之徼兵問餉有司事耳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事耶可法笑不答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晉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既死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下之刑部王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可程遂居南京後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天啓中舉于鄉善騎射常捍鄉人患真定巡撫徐標請于朝用爲標下贊畫經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城被圍民育分門拒守及城破急還署緋衣端坐堂

上
大兵至欲擁之去不從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
從直遼東人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俱死贈爵鄭人工
部尚書侯孫志畏亦鄭人起家進士年少氣高與高
杰將士不協數遭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即命
代之伏龍新喻人故梓潼知縣也受代甫三日振照
臨海人道正餘姚人志端孝豊人渭字渭生長洲人
居禮賢館久可法試以策擢特等以渭方歲貢當得
官不拔職而擬授崑山縣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推
官知縣甫六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河死昭分守西

門死他從死者又十七人而揚州諸生亦多殉義者
高孝纘字中伯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
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前王士琇設莊
烈帝位泣拜與其弟同縊王纘字伯綿績字亞綿續
字叔綿兄弟也並縊死又有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
武生戴之藩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皆
自盡他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何剛字愨人上海人
崇禎三年舉于鄉見海內大亂日講求濟世事好交
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語之曰予所居天下精兵
處盍練一旅以待用都諾而去十七年正月疏陳選

練臧賊諸策帝覆紬之又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戢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于治兵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鈐練筋骨拓胆智陛下時召試俟實學既成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讀戚繼光書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因薦都及錢塘進士姚奇引桐城諸生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帝壯其言即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而都已作亂前死霖亦為

賊用剛不知故並薦之剛甫出都都城即陷馳還其鄉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夏允彝將連海舟達天津爲緩急用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剛統率及子龍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從之馬士英當國置疆事不問剛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謀者决策廉明者理財勇猛者禦敵爵祿賞賚不出此三者然後國富兵强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傑于草間迫梟雄爲盜

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真才皆為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而盜魁亦鮮矣東南人滿宜徙之江北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大喜剛亦以遇知己誓同生死士英惡可法并惡剛出為遵義知府可法垂涕曰予去吾更誰仗剛亦泣曰剛誓與此城存亡安敢違公踰月而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時有吳爾壎者崇德人舉崇禎十六年進

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于賊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其父之屏官福建爾壎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瘞可也尋從高杰北征至睢州杰被難爾壎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壎因守臣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為救免後守揚州新城亦投井死

高弘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元年陳時政八患尋與同官張慎言交章請寬賈繼春忤旨下廷議將重譴尚書周嘉

謨大學士劉一燝等力救乃停俸二歲巡按陝西捕誅奸民煽亂者澄清吏治風裁肅然初弘圖陳時政請速用鄒元標趙南星及是提薦屬吏為南星所糾心恚啣之代還移疾去五年魏忠賢黨以弘圖素啣南星召起故官六月入都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詔獄鍛鍊嚴酷弘圖上疏力救南星而中言國是已明當寬不宜頻繫詔獄諸臣生殺宜聽司敗法似稍謂忠賢過當者疏中又引漢元帝乘船事忠賢方導帝游幸怒矯旨切責之後諫帝毋出蹕東郊忠賢責以抗沮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罪且嘗微

剌莊呈秀以故擬順天巡按不用弘圖乞歸遂令閒住莊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詔劉志選梁夢環未幾擢太僕少卿復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五年二月遷工部右侍郎方入署中總理戶工二部中官張彝憲來會弘圖恥之不與共坐上言曰臣部公座尚書居中侍郎旁列忽益以內臣臣若侍坐內臣恭祖制故事以後堂成賓主禮今總理別建公署宜于公署設座見朝廷特遣恩榮臣部公座仍還臣等帝命如舊行事閱錢穀則內臣赴部同核弘圖乃七疏乞休帝怒明年三月削籍歸輦

望由此重家居十年不起言者交薦十六年春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就遷戸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福王監國于南都改弘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陳新政八事一宣義問請於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服日御講筵一設記注請召詞臣入侍日記言動一睦親藩請如先朝踐極故事遣官賫璽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附列聖神主于奉先殿仍于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章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蠲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諭朝

鮮示牽制之勢並褒納焉馬士英疏薦阮大鋮弘圖及姜曰廣力持不肯擬旨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假冠帶來京陛見及大鋮入見歷陳冤狀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證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與士英並怒弘圖遂乞罷王慰留之士英既以薦大鋮叢物議意頗折一日閣中以詞臣缺人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曰廣笑曰公哭東林賢者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弘圖因從臾之士英意解而劉宗周劾疏自外至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薦張捷

謝陞疏出朝端益水火矣中旨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弘圖封還御札力諫卒以廷推簡用中官議設東廠弘圖爭不得遂乞休且請召還史可法督不許已加太子少師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弘圖入閣先於士英士英太子太師遂位弘圖上為首輔尊以太后至進太子太保當南渡初衆正盈朝大臣則弘圖可法曰廣及張慎言徐石麒劉宗周張國維黃道周陳子壯練國事高倬何楷祁彪佳左懋第言路則章正宸李清熊汝霖陳子龍喬可聘郭維經詹兆恒沈宸荃諸人朝野謂中興可待自馬阮相倚為奸紀綱

盡廢援引充徒摶噬善類致諸大臣不安于位曰廣最先去宗周石麒繼之至十月弘圖亦四疏辭去自是朝無正論閣中大權盡歸士英而中興之望絶矣弘圖既謝政無家可歸乃流寓會稽南都杭州相繼失守避野寺中絶粒而卒

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末舉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啓六年偕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力却贈遺國人為立碑以志還陳海外情形有裨軍國者八事多議行明年四月魏忠賢黨以曰廣為東林因推墮削其籍崇禎初起右中允九年積官至吏部右侍郎

尋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遂引疾去十五年用薦起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北都變聞諸大臣議所立曰廣與呂大器用周鑣雷縯祚言主立潞王已而福王立廷推閣臣命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以曰廣異議不用及再推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名上而曰廣居首乃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鐸並命鐸里居未至可法督師揚州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而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四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阮阮大鋮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言近者逆

宸恩翻使先帝十七年定力頓付逝波夫祖宗會推之典萬世無弊頃者翻案之舉業內傳而廢會推踐升封疆勳口勅處分履職臣觀先帝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盛美先帝害政間有而以頻出口宣為亂階用閣臣以內傳用部臣勲臣以內傳選大將選言官以內傳而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逆君浚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勲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縱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紈袴文雅之王樸倪寵輩所得言官則貪橫無

類之史墓陳啓新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後效亦可睹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小人何知求進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此豈可為訓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爭但願深宮有暇時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光何以復還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何惓惓于親君子遠小人李綱之禦敵何切切以信君子勿此小人進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于先覺然後國恥可得雪中興可得期也臣待罪綸扉朝廷未

肅風俗未淳兵民之危疑未解江河之備禦全疎半壁東南有同幕雀愧死無地終夜拊膺而責臣叢至矣茍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恥之譏鬱鬱居此臣今誠病但恐求病而死亦不可得耳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鋮等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衊忠臣李國禎為辭交章攻之劉澤清初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至是入朝欲自解免力詆東林攻己且曰中興所恃在政府今用輔臣須令大帥僉議退謁内閣曰廣微以聲氣勸之澤清作色曰我在先朝為東林所責被彈無完膚今不盡殺此輩

不止曰廣默然越數日澤清疏劾呂大器當續祚而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等又陳保邦八事首規政府末剌朋黨語絕恣肆時議設廠衛緝事官蘇松巡撫祁彪佳力諫曰廣爲擬俞旨不從疏爭之甚力乃命五城御史察訪七月澤清請免故輔周延儒贓曰廣惡其漸干朝政暫停不下欲俟言路發之然後下澤清疏既久無言者乃下部議竟不許曰廣嘗與士英交訟帝前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誠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爾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鑽者素無行士英嗾以官使擧

曰廣乃疏言從賊之輩皆曰廣私人方逆立時曰廣又懷異志不可爲宰相疏不由通政司爲禮科所駁通政使劉士禎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八月澤清假四鎮公疏力攻劉宗周并及曰廣以三案舊事及逆立異議爲言請執下法司正誅危君父之罪曰廣疏辨乞去亦不問頃之統鎭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甡房可壯孫晋把持朝政以劉士禎爲通政沮遏章奏以王重爲文選廣植私人二篡逆令楊廷麟出刺盜南康獄交聯江河大俠與水陸奸弁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底從賊

諸臣四納賄五奸熄請并士禎重廷麟及劉宗周陳必謙周鑣雷縯祚俱畀之理疏入有乃心王室之褒于是必謙鑣並被逮給事中熊汝霖總督袁繼咸不平抗疏論列不報曰廣既連被誣蔑屢疏乞休至九月得請及入辭士英暨諸大臣俱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還當以國事為重王曰先生言是士英勃然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

士英曰汝謀立潞藩功安在王曰潞王朕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事不可向外廷道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抗于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其後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者已降于我

大清既而反江西逆曰廣以資號召聲桓敗曰廣投與家池死周鑣字仲馭金壇人父泰峙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榷税蕪湖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

用而魏呈潤罷趙東曦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闕王弘祖李曰輔熊開元罪且每讀邸報半屬內侍溫綸自今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狥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言出禍隨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而惠世揚劉宗周切獲進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而陳于廷姚希孟鄭三俊皆蒙譴且每奉嚴諭率皆直臣封章自今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鑣自是名聞天下初鑣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鑣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放

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是非不少假名益重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為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用鑣言察黙鑣勇揭揚知縣張明弼時論譏其薄而鑣榷税蕪湖時不能持廉遺物議為人好名頗飾偽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罷歸福王立于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鑣及雷縯祚堅議令朱統𨪕誣劾曰廣因言鑣縯祚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于理復指鑣榷關事王令刑部速治而士英劾周鍾從逆并及鑣鍾亦速治鑣叔父維持鍾弟前蕭山知縣銓因言鑣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

偽撰勅進表下江南策誅鍾為之致臣家臣邑不能
洗從逆名且鑣倡異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勘阮大
鋮居金陵時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
主之者鑣也大鋮以故恨鑣鑣獄急囑御史陳丹衷
求解于士英為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為長沙知府于
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鋮指上疏痛詆鑣且遍詆
東林謂己與大鋮張孫振有擁戴功詔并下所司究
問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懩因言斬百大悲
不如斬鑣縯祚夫真王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皇
子明日冒皇后由二人譏訕新政故訛言繁興不立

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竊發未力頌統鋤大鋮及劉澤清朝士皆醜其言而光祿卿祁逢吉鑣同邑人見人瞅詈鑣遂得爲戶部侍郎無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構陷鑣縝祚煅煉周內士英大鋮益怒而鑣友人桐城左國棅蕪沈士柱皆嘗列名防亂公揭逐大鋮客良玉所大鋮謂鑣召良玉兵傳旨賜鑣縝祚自盡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四字于腹縊死鍾字介生鑣從弟爲諸生有盛名海內文士競趨之舉進士改庶吉士甫半歲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顧君恩薦之牛金星用爲簡討賊敗南

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如仇讐鏢鍾招生徒各立門戶兩家弟子途遇不交一揖鍾既降賊戴傳其勸進表急下江南策中有比堯舜而多武功追湯武而無慚德語遠近皆切齒而維持銓因謂鏢偽為之至欲藉是洗從逆名大鉞既深恨鏢亦嘗為鍾屏之酒間念借鍾以株連鏢可并殺也士英遂言給事中光時亨力阻南遷身先從賊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劉澤清誦其勸進表又聞過先帝梓宮前不下馬其伯父應秋維持皆魏忠賢鷹犬鍾復為賊忠臣梟獍萃一門逆惡種兩世宜加

赤族誅永示人臣之戒今其胞弟銓尚厠衣冠之班
從兄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用清逆黨鍾遂被
逮士英謀翻逆案為廷臣所阻怒甚欲立從逆案與
為對以鍾為首者鍾領袖復社復社諸人以治舉子
業名顧甞號于衆曰吾輩嗣東林起士英故以鍾輩
為東林也及六等定罪尚書解學龍寘鍾時亨二等
應斬秋後處決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乃改入一等應
凌遲處士英驟殺之乘其注籍與大學士王鐸謀疏
上即請停刑既允而士英出無及矣怒甚學龍遂引
去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鞫鍾痛杖之三十居數

日良玉稱兵以情洶洶遂殺鍾及時亨武愫蜀續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三年舉于鄉十三年夏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凡二百六十三人號為庚辰特用而續祚得刑部主事明年三月疏劾楊嗣昌六大罪言嗣昌受命以來兩陷藩封中州楚蜀大半殘破皆前此所未有一可斬前既逃五案誅後掫糾撫臣自卸挾詐陷人變亂成法二可斬革廢臧堭誦咒消賊妖書妖言傳用惑眾三可斬張獻忠鳩張入蜀乃云單褲脫逃徒手可縛三尺童子莫信而

敢蹴至尊四可斬貪官污吏獲賄卽薦未聞寸功徒壞國法五可斬熊文燦悞國已正典刑庇護皆嗣昌六可斬中言鳳陽總督朱大典安慶巡撫鄭二陽河南巡撫高名衡山東巡撫王公弼皆宜急易帝惡其擅更封疆大吏將罪之已而獲免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十二月山東被兵續祚周守德州有詔獎勵乃疏劾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折除軍餉搆結大黨帝心善其言以淫掠事責兵部而令續祚再陳志完者首輔周延儒門生也續祚意有所忌久不奏至明年五月延儒被旨下廷議續祚乃奏言志完兩載

僉事驟陟督師非有大黨何以至是大僚則尚書范景文等詞林則諭德方拱乾等言路則給事中朱徽沈引培袁彭年等皆其黨也方敵攻德州不下掠臨清閱五日志完始至聞後部破景州大懼欲避入德州城漏下三鼓邀臣面議臣不聽志完乃借流寓詞臣拱乾路臣南城古廟臣答以督師非入城官且薊州失事由降丁內潰今志完不懼而去若夫座主當朝罔利代庇隻手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稱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臣名盡廢常禮臣不忍見陛下以周召待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也臣

外藩小吏乙榜狐踪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故不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畧進一言至中樞主計請餉必餽常例萬金必扣三千此數十年相沿錮習通天下所共知他乾沒更無算臣遵旨具奏不敢少隱伏乞憐臣孤踪先賜褫革以謝權奸疏入帝益心動命議舊計臣李待問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户科劉永祚兵科沈迅張嘉言罪而召續祚陛見越數日抵京又數日入對召志完拱乾質前疏中語拱乾為志完力辯帝頷之問續祚稱功頌德者雜對曰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皆自居

為功考選臺諫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賄幕客董廷獻帝怒逮廷獻誅志完而令纘祚還任初纘祚入朝自謂得總憲及是頽沮喪忌之者亦多尋以憂去福王時馬士英使朱統鑕劾曰廣因及之得旨逮治初劉孔昭語阮大鋮當五月初衆議迎立曰廣謂纘祚其門人言福王不可立當設法阻之至是大鋮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之初欲設何法可為寒心曰廣尚不敢為貫充而纘祚公然欲為成濟此逆彌天宜立正西市明年二月給事中林有本希指劾纘祚不孝不忠四月與周鑣同賜自盡故事小臣

無賜自盡者因左良玉兵東下故大鉞輩急救之
徐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
主事蒞節愼庫魏忠賢兼領惜薪司所需銀鍰悉從
庫發石麒每持故事格之忠賢屢使其黨噪于庭不
為動會御史黃尊素坐忤忠賢下詔獄石麒以座主
故為盡力忠賢益怒遂執新城侯王昇于下獄令誣
賄石麒捕繫其家人勒完贓而削其籍忠賢敗事乃
白崇禎三年起南京禮部主事就遷考功郎中八年
佐尚書鄭三俊京察澄汰至公歷尚寶卿應天府丞
民苦僉報馬戶率破家石麒更為召募困遂解十一

年春入賀時三俊為刑部尚書下獄詞臣黃道周黃景昉于講筵救之帝意未釋石麒言三俊歷事四朝官至尚書炊烟屡絕下獄之日猶吞酌酒相慶謂朋誅欺罔臣敢剖心以明之帝得疏心動然猶嚴旨詰責之越數日三俊竟獲釋石麒官南京十餘年始入為左通政十三年五月召對陳邊計甚悉中言陛下驟增兵餉至一千五百萬而兵又衰弱乞日講生聚教訓之方俾元氣充足即滅賊有餘帝領之累遷光祿卿通政使擢刑部右侍郎會推閣臣石麒與焉帝召對便殿獨不赴帝疑吏部尚書李日宣有私并與

推房可壯等三人執下吏人以石麒為知幾無何帝惡刑官輕擬日宣等獄奪左侍郎惠世揚職取石麒二秩代掌部事石麒請留世揚賜已歸不允旋進左仍署部事陳新甲下獄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寺倪仁禎倡議必殺之及入其賄為營救于石麒大學士周延儒以下亦多救之石麒持之堅卒論死新甲既死張若麒亦當誅多與援司官不敢決石麒急按之論如法時有清獄之詔石麒先上情法不合者數十人多獲減免尋擢本部尚書中官劉元斌以縱軍淫掠誅其黨王裕民坐欺隱不舉下獄帝欲殺之

初令三法司同鞫後尚付刑部石麒議令戍烟瘴奏成署院寺名以進都御史劉宗周等不知也帝怒其失出先召訐宗周對曰此獄非臣撤不敢妄奏帝益怒宗周徐曰臣雖不與聞然閱讞詞已曲盡情事帝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聲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宗周曰刑官所執者法耳法如是止石麒非私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實甚卿等不知耳宗周曰內庭隱微之奸非臣等所知乃令石麒改讞詞竟棄之市須之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獲嚴譴僉都御史金光宸救之奪職石麒兩疏請留不納埰開元既下詔獄移刑

官定罪石麒據原詞擬開元贖徒琢讁戍不復鞫訊
帝怒責對狀石麒援故事對且引罪歸己乞宥司官
帝怒不解除司官三人名石麒落職閒住吏部尚書
鄭三俊等公疏乞留不許福王監國南京召拜右都
御史未任改吏部尚書再疏力辭舉三俊自代優旨
不允入朝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
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褒納之時當考選與都御史
劉宗周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
人吏易殆半御史黃耳鼎給事中陸朗有物議石麒
以年例出之朗恩賄奄人傳旨留用石麒憤發朗通

內之罪詡憲疏詆石麒石麒遂稱疾乞休無何耳鼎
亦兩疏劾石麒一言寄劾吳昌時代為報復一言枉
殺陳新甲致敗款局石麒益憤歷叙昔年和議始末
及新甲欺罔隱情因力請罷斥卒引去石麒剛方清
介士英挾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
納賄請為石麒所拒不應且疏劾由是內外皆怨搆
之去去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明年南都亡石麒移
居城外及郡城將破石麒曰吾大臣也城亡與亡豈
宜苟活復入居城中以閏六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縊
死年六十有八

髙倬忠州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德清知縣調金華崇禎四年徵授御史鎮守薊鎮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倬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詔睚眦未忘又何能化戈矛為同氣封疆事重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果不足用亦宜速為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如希詔者不少使人人效希詔將督撫之展采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者亦不少使人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惟聖明早計毋以封疆為戲疏入忤旨貶一秩視事巡視草場失火與給事中馬思理監督主事王綸初江之

遠並褫職下吏廷臣屢疏申救俱不納逾年熱審給事吳甘来等復以為言始釋歸起上林署丞稍遷大理右寺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詔修省倬以近年刑獄滋繁而法官務停閣請勅諸司克期奏報大者一旬小者五日其奉旨發讞者或五日三日務祼積案盡疏囹圄衰減帝為採納累遷南京太僕卿太僕故駐滁州倬以大盗日擾江北而滁為南都西北門户請即募州人為兵俾保障鄉土從之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帝欲专任武臣劉孔昭汰操江文臣召倬別用未赴而京師陷福王立于

南京用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内官請給工料錢買
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
萬倬及尚書何應瑞力請裁省光祿寺請辦御用器
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言皆不納明年二
月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
大清兵入南京倬投環死時大臣殉難者惟倬與張
捷楊維垣而庶寮則有黄端伯劉成治吳嘉胤廷
祥以及雜流諸生陳于階吳可箕黄金璽陳士達之
屬
端伯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

州二府推官行取赴都以母憂歸益王居建昌不法
端伯服闋入都疏陳其狀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
出妻酗酒諸事有詔候勘端伯避居廬山福王立大
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明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月
大清兵渡江遍南都百官咸迎降端伯不出遣使捕
之捽其妾端伯前端伯不視曰殺即殺擊不接謂乃
繫之獄閱四月屢諭之降且誘以顯職終不為動獄
中作明夷錄臨刑一卒左刃之手戰棄刃走一卒
右刃之亦戰棄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不可斷
須先刺吾心後一卒從之乃絕成浴字廣如漢陽人

崇禎七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
大兵至忻城伯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府庫成
治憤奉擊之之龍亟走免已聞百官皆降自經于堂
上嘉禎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啓四年舉于鄉歷官
戶部主事爲人方正不苟時已奉使出都聞變亟還
謁方孝孺祠從容投繯死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
奇門人也崇禎十六年進士爲中書舍人知國祚必
移寄書其子預以死自誓及城破與友人約偕死其
友背之廷祥肅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于偕上海
人爲欽天監博士自縊于公署可箕徽州人爲國子

監生題詩衣衿上縊死鷄鳴山關壯繆祠金璽江寧人聞大臣皆迎降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璽一死以愧人臣而懷二心者遂自經士達南京布衣投水死

祁彪佳字弘吉山陰人五世祖司員御史池州知府曾祖清陝西右布政使伯祖汝東兩淮鹽運使父承爜江西右叅政彪佳生而英特丰姿絶人年十七舉于鄉又四年第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吏民易其年少彪佳剖决精明庶務畢舉始畏服巡按御史華倚推官為耳目其胥吏奸悪無問者彪佳倡議

凡訪犯先從推官左右始人服其公居數年政績大著以外艱歸崇禎四年起擢御史疏陳賞罰之要言黔功因一級疑稽三年之叙且恩及督撫総帥帷幄大將而陷敵衝鋒之將士不預何以勵行間小東之變六城連陷未嘗議及一官欺蒙之習不可不破帝亟命議行時東西用兵軍情奏報悉禁抄傳彪佳極言不可踰年言九列之長詰責時聞憲臣陳于庭四朝遺老遽被重譴恐諸臣怵嚴威競為迎合揣摩以保名位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方伯或至一二考臺員或至十餘載未得遷除而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

臣予精神才具不能稍有餘地展布發舒冀功赴名
之心不勝其揜罪匿瑕之念臣所慮于小臣者此也
撫按之事多令中官監視會同開水火之端其患顯
務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忤旨難
責辱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閩寧制登海為二大
要分析十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小賊浙閩東
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為四大勢極陳控制駕
馭之宜而歸其要于戢行伍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
帝褒納之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粮曰行
戶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寫訪曰私稅曰

私鑄曰鮮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帝善其言下之所司亦不能盡用也南京兵部尚書傅振商疏遏劾罷之出按蘇松諸府革弊政興良法廉積猾四人杖殺之宜興民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發其祖墓并首輔周延儒祖墓彪往捕治如法而于延儒無所徇延儒憾之暨回道考覈諷主者鐫秩一級帝察其無罪令降俸而已尋以侍養歸家居九年母服終召掌河南道事劉宗周金光宸得罪抗疏乞留不納十六年佐大計問遺莫敢及門疏劾戶部侍郎王正志督餉山東聞警輒移家避去得旨逮核吳昌時主年例不

移會掌道彪佳極論其專制弄權呂時迄獲罪尋削籍南歸乞休不允便道還家北都變聞慟哭趨赴南京會福王至以五月朔日謁孝陵居內守備府諸臣進謁彪佳首陳紀綱法度為立國本次及發號用人二事越二日王將監國侍郎呂大器初主立潞王及是懼禍欲自掩請後日即登極彪佳言監國名極正遽議登極何以服人心謝江北將士請俟發喪服滿始議其儀從之又二日疏陳致治大本語甚剴切王嘉納之高傑駐揚州縱兵淫掠士民奔避江南無賴民衆機剽效廷議以彪佳嘗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

斬偽亂者數人宣布赦文號別有司賢否一方遂安其月遷大理寺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蘇州諸姓聞其鄉少詹事項煜等從賊紛紛檄討奸民肆焚劫煜與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三代四棺俱毀彪佳諭將從逆諸臣議罪使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矣之招設廠衛緝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

難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来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藉宄徒投爲厮役飛誣偏及善良赤子立致鉅萬招承多出私拷怨憤充塞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彌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璫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朴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摧卽卸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徒受慢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

也疏奏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群奄共撓之曰廣抗疏力爭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命五城御史體訪督輔史可法部將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横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江所鎮兵馬鎮兵遂與相撃大開中矢死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民財發盡彪佳疾至而永綬等遁去奏聞命四將赴可法軍前聽核不能罪也彪佳行視被難家賙卹備至民感悦四鎮咸欲寄家江南憚

彪佳威以書通問報壽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者高傑據瓜州尤跋扈彪佳赴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謂彪佳必不敢渡彪佳携吏卒數人往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傑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共飯而別時馬士英輩疾彪佳甚嗾私人朱統鑽劾之丹徒張捷里居啣彪佳接之疎及是掌吏部御史張孫振復希指劾之謂彪佳初沮登極者為潞王也十一月彪佳竟移疾去明年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杭州復失守彪佳即絕粒至閏六月四日紿家人

先寢遂端坐池中而死年四十有四唐王贈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敏

論曰歷代偏居江左必有人焉挺身天塹繫東南半壁之命而措之安不然神州陸沉禍可立見也可法清謹有餘而揮霍不足枕戈待旦依然文墨議論而已攬轡而澄清豈其能乎至弘圖曰廣之徒率骨稜稜寧曰不正然亦難言匡濟矣當是時盈乎東南為知大計而二奸弄權于內四帥跋扈于外蕭墻禍亂事在燃眉雖有謝傅夷吾未易措手何況書空咄咄之子耶從來安內攘外本末較然苟心忠之未袪亦

何有乎歲禮哉銅駝荆棘不旋踵而嗟江水之咽也